



警察锅哥

POLICE
BROTHER
POT

③ 劫案催人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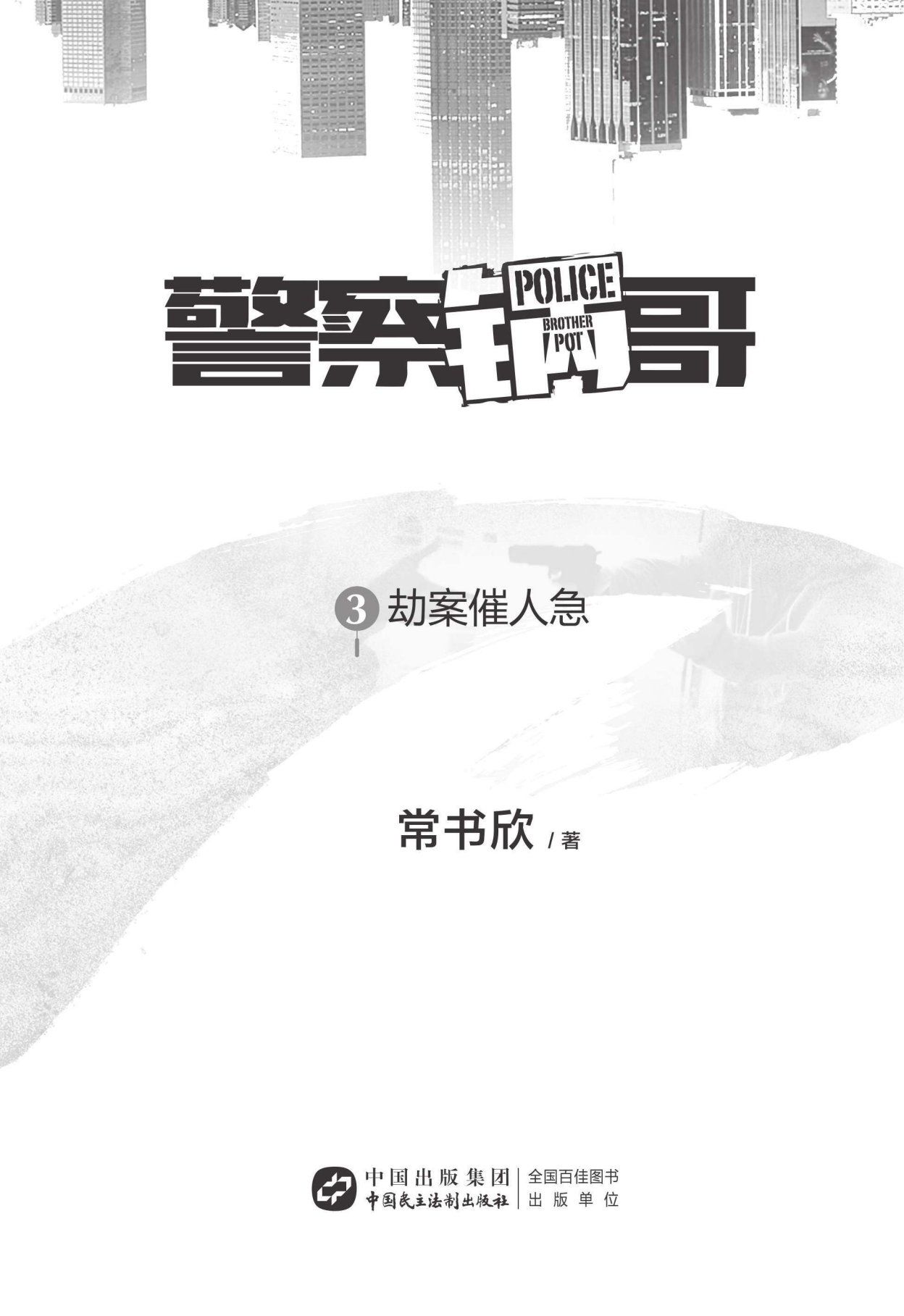


常书欣 / 著

《余罪》作者**常书欣**又一力作
电视剧《警察锅哥》原著小说



中国出版集团 | 全国百佳图书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 出版单位



警察铜哥

③ 劫案催人急

常书欣 / 著



中国出版集团 | 全国百佳图书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 出版单位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警察锅哥 .3 / 常书欣著 . —北京: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2017. 8

ISBN 978-7-5162-1576-0

I . ①警… II . ①常… III .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178985 号

图书出品人: 刘海涛
图书策划: 谭 军
文案统筹: 高文鹏 崔 一
责任编辑: 翟琰萍

书 名 / 警察锅哥 3
作 者 / 常书欣 著

出 版 · 发 行 /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丰台区玉林里 7 号 (100069)
电 话 / 010-63055259 (总编室) 010-63057714 (发行部)
传 真 / 010-63055259
http: //www.npcpub.com
E-mail: mzfz@ npcpub.com
经 销 / 新华书店
开 本 / 16 开 710mm × 1000mm
印 张 / 19 字数 / 288 千字
版 本 / 2017 年 8 月第 1 版 201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 刷 / 涿州市星河印刷有限公司

书 号 / ISBN 978-7-5162-1576-0
定 价 / 35.00 元
出版声明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有缺页或倒装, 本社负责退换)



3 劫案催人急

目 录

第一章	有酒且痛饮 / 1
第二章	情暖可熔冰 / 7
第三章	将心来比心 / 13
第四章	有象曰无形 / 21
第五章	涟涟泪成行 / 28
第六章	当垆美厨娘 / 33
第七章	初识风月场 / 41
第八章	亦为谋稻粱 / 52
第九章	巧嘴舌如簧 / 60
第十章	平地春雷响 / 66
第十一章	岂知吾所想 / 76
第十二章	潮头再起浪 / 82

第十三章	小兵抵大将 / 89
第十四章	强中更见强 / 100
第十五章	无奸难为商 / 106
第十六章	喜来精神爽 / 113
第十七章	损友帮倒忙 / 119
第十八章	何堪情已殇 / 125
第十九章	来日路方长 / 129
第二十章	孤枪雨夜响 / 135
第二十一章	铁警声威壮 / 142
第二十二章	雨夜大迁徙 / 146
第二十三章	刑警本色急 / 156
第二十四章	错亦心相依 / 162

第二十五章 喜时多得意 / 169
第二十六章 凶案来势急 / 176
第二十七章 黯然惊人语 / 182
第二十八章 泯然众人矣 / 190
第二十九章 奇峰突兀起 / 196
第三十章 千头兼万绪 / 205
第三十一章 扑朔又迷离 / 214
第三十二章 纷繁见僵局 / 222
第三十三章 此非我所欲 / 230

第三十四章 莫如早归去 / 238
第三十五章 高朋满座聚 / 245
第三十六章 荒诞言辞甚 / 252
第三十七章 未醉见春梦 / 259
第三十八章 节外有枝生 / 267
第三十九章 前事而今问 / 274
第四十章 有勇莫耍狠 / 280
第四十一章 此诱孰难忍 / 286
第四十二章 嬉闹说纵横 / 293

第一章

有酒且痛饮

日子不咸不淡地过着，坐落在五一商厦后面的刑侦一大队仍是一片波澜不惊的平静。事实上，很少有什么事能让这里吃惊。一队每年要处理三千件以上的刑事案件，血腥的有之，暴力的有之，阴谋诡计尔虞我诈的更有之，在这种有点黑白混淆的氛围里，很难让人感到温情的存在，即便是最善良、最懦弱的人长期待在这里，也会染上凶性。有一位老刑警说得好，这些血淋淋、活生生的案子看得多了，对别人对自己，都会觉得很失望甚至绝望。

不久前，这里出现了一个例外，一个永远笑容殷勤的例外，这或许也是一队所有人都喜欢简凡的原因。而现在，唯一的例外也不是例外了，在发疯的时候甚至比普通人更甚，很难想象这么个胆小怕事的学警，敢持枪追逃犯、敢当街伤人。

处分这事发生以后，在一大队人的眼里，简凡好像还是那样依然故我，还是那样吊儿郎当，如果非要找出这件事的影响，那就是吊儿郎当的程度比以前更甚了几分。虽然准时上班，可上班的效率就有点问题了，枪械室那点活已经不够干了，简凡更多的时间是钻进档案室里，史静媛偶尔几次找机会想和简凡谈谈，可一看之下觉得自己多虑了。在档案室，简凡像翻小人书一般看档案，看得津津有味，甚至有人来了也未曾察觉，有两次她发现这家伙居然抱着案卷打瞌睡，哈喇子流了一桌。

吃睡没问题，说话也没问题，谁也不觉得简凡会出什么问题——笑容少了点是可以理解的，失恋了嘛。

过了五一，天渐渐热了；又过了六一，天更热了几分。

最先发现简凡不对劲的还是杨红杏，倒不觉得他哪里表现有错，而是觉得他说话冲了几分，上班时不太爱理人，特别是不爱理女人。下了班就不见人影了，手机也不开，偶尔打通了却没人接。

这事她和梁舞云一起问过他本人，谁知道简凡爱理不理，翻着白眼道：“八小时以外，你管得着吗？我去泡妞了，去幽会了，碍着你们什么了？多事！”

两人又被噎了一次，杨红杏有点怒其不争，隐隐地想帮他却不知从何处入手；而梁舞云学了半截子心理学分析，一口咬定，这小子肯定是失恋导致性格大变，对女人上升到了仇恨的程度，进而变本加厉地玩弄女性。依据这个猜测，这小子没准是凭着帅脸蛋和警察身份去哪儿勾引小女孩了。

两人嘀嘀咕咕争论了多次，在一队除了和史静媛就是和简凡谈得来，一个多月了不见他的笑容，两人心里多少有点担心。几番商议，准备来个跟踪，看看这小子究竟在干吗。

这天刚到下班时候，梁舞云和杨红杏便先行一步出了一队，两人坐在借来的车里停在胡同口的路边上。不久简凡从胡同口出来，精精神神的一个小伙，上身兜着个偌大的文化衫，下身穿着洗得发白的牛仔褲，晃悠悠地从胡同里出来，和大街小巷里饭后乘凉的小青年基本一个样子。人一走一转身，文化衫的背后写着四个大字：我是光棍。

这十块钱的地摊货倒也能彰显出点个性来，梁舞云和杨红杏指指点点，窝在车里笑得直打颤，看着简凡走了一段路，才驾车慢悠悠地跟在后面。

这路一跟就长了，转过了五一路，上了迎泽街，过了迎泽桥，又进了滨河路，两人跟着足足磨蹭了半个多小时，一眨眼，目标进了中西广场，不见了。

梁舞云和杨红杏驾车绕着广场走了一圈，愣没找着人。这里是太原第二大广场，夏天里是最热闹的去处。天刚擦黑，周边小区出来的一家三口，附近学校出来的成群伙伴，还有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的一对一对，熙熙攘攘。伴着音乐起舞的，就着路边小摊逛夜市的，抱着塑料球在广场玩的，能一直喧闹到零点以后。沿着广场东侧两旁，是二十几个啤酒摊位，面食、凉菜、啤酒和各色小吃一溜排开，偶尔玩累的消费人群、客闲了的哥的姐、走过路过的行人，就着小摊来一杯冰镇扎啤，倒也是夏天里不可或缺的一大享受。

没找着人，两人干脆把车停下，边逛边走，简凡没准真是来这里跟谁约会了。又逛了二十几分钟，梁舞云眼尖，吃惊地呀一声，拉着杨红杏的手指着前方：“老大你看，那……那……不是他吗？”

杨红杏一看，也愣了。不远处，搭着红色篷布的简易摊位后竖着一个大

招牌：卤汁杂碎面。虽然不知道这是什么面食，可看样子生意不错，七八张桌子已经差不多满了，看锅下面、提刀切菜的那人偶尔转过脸来，不是简凡是谁！

梁舞云目瞪口呆：“哇，不会吧？这也不能自甘堕落到这程度啊，摆起地摊来啦？”

“什么自甘堕落呀，真是的！”杨红杏嗔怪道，不过看得心里不好受，不用说，是被那一身债压得来干这生意了。

杨红杏突然觉得鼻子酸酸的，正要上前，却被梁舞云拉住了：“喂，老大别去，你这样去，不是让他难堪吗？”

一想也是，杨红杏停下脚步：“那咱们怎么办？”

“什么怎么办呀，就当什么都不知道，走人呗……他自尊心那么强，出来当天把全部的账都还了，这一个多月偷偷摸摸没准就一直在这儿，这要是揭破了让队里人知道，那得多伤他呀。”梁舞云道。看着杨红杏不忍，干脆拉着她背身向相反的方向走。两人正暗自揣度，电话来了，杨红杏一看是秦高峰，以为队里有什么事，却不料接起来，说了两句，回头又诧异地看着梁舞云，才惊讶地道：“呀，队长怎么知道？”

“知道什么？”梁舞云问。

“他说别让咱俩现在去打扰简凡。”杨红杏怪怪地说。

“哇，不会吧，队长在监视咱们？这一天怎么神神叨叨搞得像克格勃一样。”梁舞云身子转了一圈找目标，可广场上人这么多，哪能看见？

“走走……”杨红杏拉着梁舞云，一眨眼两人也消失在人群里。

“三份扎啤，四碗杂碎烩面，一个凉拌。”喊着的是黄天野，这家伙脸皮特松，一笑起来脸上额上遍起皱纹，脖子上挂了个收银袋，端的是市井奸商的样子。

听得老三报饭，简凡应了声，手脚麻利地掂了块油面，噌噌几下拉得细长，双手合叠着直扔进滚着汤花的锅里；简易菜案上，锰钢刀过处，香菜花、大蒜末、海带丝纷纷撒落。简凡配料做饭，黄天野就负责招徕客人、收银算账，又花五十块钱一晚上雇了个帮工，是黄天野家门口的邻居。

学生时代这黄天野脑袋就削得尖，卖碟卖磁带卖日用品，串着宿舍挣零花钱，毕业了就直接下海了，但凡什么生意红火，肯定要上手蹭一把。而夏天里只要山大师院那边一放假，性保健商店就有关门之虞了，每年都不得不

另谋生意。今年正好逢着简凡有难处，得，把简凡拉来打工挣钱还债了。

不过简凡很坦然地站到这里挣辛苦钱，而且这是自己唯一能挣钱的途径。生平最拿手的莫过于做菜卖饭了，这个角色根本不用转换。在这里没过三天，便发现这一溜摊点，都是清一色的凉菜、啤酒加上简单的主食，行人和吃饭没准点的的哥的姐们偶尔想填饱肚子的话，在这摊上还真找不着吃处。就着这个空缺，简凡不几天便熬着汤配成了一道大原传说中的卤汁杂碎面。一出摊，这熬猪下水的汤锅香味便引来一片人。

面下了，锅开了，点了点凉水，开过两次，一溜碗排开，花椒粉、胡椒粉、盐、味精、香菜几样底料凤凰点头般地撒到碗里，几根油菜抓一把，随手扔进锅里，稍煮片刻，和着面条捞进大碗。料锅里的杂碎汤羹咕嘟着，铁勺挹上半勺油汪汪的汤和红白下水进碗，漂着绿油油的面碗顿时氤氲起了沁人的香气。碗上盘，盘上桌，撒上红得透亮的辣椒面，倒一股酸味直透鼻孔的老陈醋，能吃得噓噓作响、额头见汗。

大原稍有点年纪的人对这种卤汁杂碎面并不陌生，这是当年吃不起肉食的贩夫走卒、市井九流之类的爷们儿解馋的美食，是用猪骨熬汤，肝、脏、心、肠一类的猪下水配料成酱，做法有数十种。新中国成立前大街小巷里基本是这类小摊点，一直到八十年代这东西还是个坊间美食，具体流传了多少年还真无从考证，不过后来饭店越来越多，已经不太有人愿意再做这种费时费工又不怎么挣钱的下等货了。即便做出来，那味道也假得厉害。

大众间流传的美食总是有影响的，就像你现在吃着哈根达斯，没准还会想起小时候嚼过的五分钱冰棍。这东西对于大原人，就俩字：对胃！没过几天，味正量足价不高的面摊便吸引了不少附近居民。黄天野乐在心里，干脆龙飞凤舞地画了个招牌，除了老牌的卤汁杂碎面，正面还写了两个字来强调：正宗。

简凡看在眼里乐在心间，越干越乐呵。一般是晚六点出摊，简凡七点来，一直到晚十一点以后人才渐渐稀少，零点左右才能收摊。今天的客人和往常差不多，扎啤出了四桶，几样凉菜也见底了，算着面卖了一百多碗，杂碎汤锅也见底了，好容易歇下来喘口气。

旁边的老三黄天野正蘸着口水，数着一堆零零整整的票子，大致数了下，高兴地说：“锅哥，今儿好像比前两天还强，卖了一千出头了啊！咱们这摊比他们俩摊生意都好，我就说嘛，你天生就是这块料，错不了。”

“呵呵，你乐吧，等着下雨你就该哭了。”简凡啜着水损了句。这号生意没谱，一遇到天不好那可就一分钱也挣不着了，不过老天照顾似的，五月份

只断了一天，其他净是好天气。

“你个乌鸦嘴！”黄天野悻悻骂了句，看看座位已空，已经十一点多了，差不多该准备着收摊了，数了一摞十块二十的递给简凡，“今天的，二百。”

“哟，黄老板，今天涨工资了呀？”简凡笑着接来塞口袋里，每天利润分三分之一，同室这位仁兄稍有点财迷，不过对简凡还是挺照顾的。

黄天野却不在意，倒了两杯扎啤递给简凡一杯，两人坐下来，就听黄天野劝上了：“锅哥哎，我有想法啊，咱们开饭店怎么样？你干脆别当警察了，你看看，五月份你挣了小五千了吧？当警察哪能赶上这工作，咱们兄弟俩联手，就你这手艺，准行！不瞒你说，我现在可存了这个数了，只要你愿意干，我立马找房子开工挣钱，咋样，考虑一下？”

黄天野说着，神秘地交叉着指头，竖了个“十”的手势，那意思是，存了十万了。简凡却不理会这勾引，笑着说道：“我也不想当警察，可我妈一直想让我找个正当职业，风吹不着雨淋不着，好容易才谋着了，家里费了老大劲，丢了不也可惜吗？你说我活这么大，就没让我妈顺气过一次，好容易高兴了一次，再回头当厨子，这不故意气我妈呢？”

五一回过一次家，看得出爸妈对儿子这份体面的工作非常满意，就即便是一千个、一万个不满意，简凡也不忍心拂了家里人的希望。

黄天野却不以为然，或许连他也看不懂简凡安于现状到底所出为何，咽着酒说道：“你这人真是一根筋，那干得有什么劲？钱没落下，好没落下，伤倒落了不少，还挂了个处分。现在倒好，女朋友跑了也罢，连老婆本也赔干了。想当年，都是咱们甩妞，哪有被妞甩的经历啊！你别发火，我说正经的，没钱在乌龙你能瞎活着，可要没钱，在城市里不那么容易的。你好好想想，要是你有钱、有房子、有身份，香香至于扔下你跑了吗？你这人，什么都好，就是缺乏对生活的觉悟，想什么事都是一根筋。”

或许时间已经稍稍抚慰了那件事带来的不快，或许和同室老三之间无话不谈，简凡没有发火，笑着反问道：“老三，你少扯我，除了一天惦记着别人口袋里的钱，你就不能想点别的？难道做其他就不行，就不快乐？”

黄天野道：“谁说没有？有。”

“什么？”

“上床呗，快感与快乐同在，嘿嘿。”黄天野小声道。

两人喝着，笑了半晌，简凡神秘地扯着黄天野，像当年在学校发现了哪届新生里有漂亮学妹一般，很正色地说道：“我告诉你啊，我可有发现，

一切都能给人带来快乐，这段时间我对生活很有觉悟的。比如，我开枪中靶的那一刻，有一种满足和快乐的感觉，一个字，爽！再比如，我做成了一道菜，色香味俱全，看着、闻着、尝着，或者叫上大家一起来饱餐一顿，还是一个字，爽！或者就像咱们现在，一晚上来来往往上百人坐在这里，吃得舒心，喝得痛快，高兴了还拉着咱们来一杯，还是一个字，爽！我说的你懂吗？除了上床，除了钱，还有更高兴的事哦，你看看你，才多大，都有肾亏迹象了，你得注意啊，你自己都这样了，还想拉上我？”

简凡说着，捻着两指拽拽黄天野的脸蛋，肉少皮松，嘴尖腮长，绝对和费胖子的感觉不一样。黄天野听得眼直发愣，听明白了，这才评价道：“你这是老婆没了，钱没了，一无所有了，又学会穷开心了啊！”

两人嘿嘿地笑了半天，简凡悻悻指着黄天野骂道：“你猜对了，我不穷开心能怎么着？我上有爹妈，下有妹妹，难道我把自己个儿给郁闷死了？我穷，我也穷得有点志趣吧？像你这样，赔上时间，赔上健康再赔上精力，削尖了脑袋要往富人门槛里进，你不觉得活得累、活得郁闷、活得没有乐趣呀？”

老三嗤着鼻子不以为然：“不觉得，我挺有乐趣的呀！”

“有个屁，你已经快到崩溃的边缘了，你自己都没发觉而已。”简凡忽悠着，看着老三不太相信，跟着问道，“我问你，你现在看到一个女人，你还有会欣赏的眼光吗？我估计你首先想到的是上床成本；我再问你，你想过结婚，但你想结婚的时候，想的不是什么样的老婆，而是什么样的房子、什么样的车和什么样的收入水平，对吗？这样，我下个结论，你这生理和经济是挂着钩的，万一出现经济危机的话，会直接影响到你的生理，包括健康、消化、排泄、性功能……你给我说说你的乐趣何在？”

简凡三绕两绕，纯属损人，低头猛笑。黄天野看样子被说着了，瞠目结舌半天才回过这话的味道，举杯相邀道：“淫荡到锅哥这境界，我还是差了点，勉强有三分道理。喝酒，不劝你了，还是咱们以前那样，高兴就好。”

正乐呵着，背后传来声音：“老板，三碗面。”

黄天野赶紧站起来招呼，简凡听得声音有点熟悉，一回头，吓了一跳。

神出鬼没的队长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冒出来了，背后还跟着杨红杏、梁舞云，像来消夏的客人一般，大大方方地坐到了桌旁。梁舞云和杨红杏，有点似笑非笑，而队长，不动声色的表情里却有点难以捉摸。

简凡一看自己还身着文化衫、系着白围裙，顿时窘得直找个地缝钻进去。丫的，离一队这么远，还是被发现了。

第二章

情暖可熔冰

简凡乍见秦队长三人，有点傻眼，像犯了错被人揪着了小辫一般，愣一愣。本来就怕撞着熟人，一个多月来偷偷摸摸的，出门都换身行头，谁知道你怕谁来，谁还就偏偏来。

而秦高峰三个人仿佛不认识简凡一样。黄天野擦着桌子，倒上水，殷勤地笑着，一回头见着简凡发愣，马上摆着老板的谱训道：“嗨，愣着干什么，没看客人等着吗？手脚利索点！”

简凡要阻拦却不知道怎么开口，老三嘴快，训完了简凡，回头就冲俩女警谄笑地推销上了：“您几位可算找着正经地方了，我们可不仅杂碎面正宗，小菜凉拼在这个广场上那也是一绝，要不要来点？凉拌三丝、一刀黄瓜、醋泡花生米……样样都是精品中的精品，别的摊可做不出来。”

“一刀黄瓜，那是什么黄瓜？”梁舞云看着面前一笑脸上皱纹丛生、尽是谄媚之色的小伙，实在好笑得紧，就着话头问。

黄天野一看美女有兴趣，更来劲了：“哟，两位美女，还有这位大哥，这一刀黄瓜就是刀切完了，还是完整的一条黄瓜，就跟传说中的小李飞刀一样。不对，小李菜刀，一菜刀过去无影无形，功夫全在刀上，光这刀工大原就没几家会。”

三人乐了，从黄天野吧唧的嘴上能看到简凡的影子，两人还真是一对。杨红杏笑着接道：“那你说了半天，不还是黄瓜吗？”

“没错，其实菜都一样，关键看什么人做，我们这儿出的是精品加极品，要不来点？凉拌三丝那可更不得了，吃了没说不好的，要不也来点？醋泡花

生米，绝对是酸香脆都全，味道透到仁里了。”要收摊了，黄天野极力唆导着三个人收拾盆底，恨不得把凉菜都推销给秦高峰三人。

“好啊，”秦高峰一锤定音，“刚才你说的，一样来一份。”

“哎，好嘞！”黄天野乐了。一回头看简凡还在发愣，马上脸色成了黄世仁一般叱道，“傻愣着干什么，下面去啊。”

简凡这给糗得呀，偏偏还不知道该怎么说，而黄天野立眉瞪眼，还没法争辩，无奈只能悻悻转身准备上了。这黄天野好似生怕客人见怪一般地回头，又是极尽谄媚之能，觑着脸笑着向两位女士解释道：“二位，别见笑啊，我们这厨子有点愣，特别是见了美女就发愣。不过他做得确实好吃，稍等您几位一尝便知。”

杨红杏和梁舞云咯咯笑着，简凡气得有点肚胀，偏偏这黄天野浑然不觉，倒上啤酒见俩女士一个咬着嘴唇笑，一个捂着嘴笑，一个长脸，一个瓜子脸，模样多有小家碧玉之色，心想如果不是那男人长得太凶，八成早搭讪上了。放下酒，吆喝着调好凉菜，黄天野就贼兮兮地看着三人就着啤酒吃凉菜。梁舞云和杨红杏看又来了这么个活宝，都笑得花枝乱颤。不过在黄天野看来，还以为逗着美女了，瞅着空就上前殷勤地献水倒茶搭讪。

三个人吃着，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话，老三大概心里痒痒上了，凑上来悄悄碰碰简凡，鬼鬼祟祟轻声道：“喂，锅哥，那个高个，大眼睛那个，你有本事给我要出电话不？”

“滚！”简凡瞪眼轻叱，把黄天野骂走了。不过这货色根本不在乎，转眼又坐到了杨红杏的侧面，假装数钱，实为偷窥。

简凡看得直叹气，其实当年宿舍里大家几个德行都差不多，老三尤甚，眼眯着的时候你都不知道他的眼光射向哪里，不过现在焦点肯定在杨红杏身上。只见杨红杏大夏天里穿着月白衫儿，胳膊白嫩露在外面，偏梳着头发，脖子上是一串滚圆的小珍珠链子；梁舞云虽然稍稍差点，不过穿着紧身牛仔，显得身材要更好些。这么两人凑一块，想不吸引眼球都不行。老三和费胖子差不多，看女人和向女人献殷勤绝对是赤裸裸的，要是像杨红杏这样的姐抛个媚眼，他敢不收钱；要是两人一起抛媚眼，没准让老三倒找钱都愿意。

话说着菜好面熟，热腾腾地上了桌，老三殷勤地看着几位让着。梁舞云支着鼻子嗅嗅：“嗯，挺香的。”杨红杏也附和着，不过看来心思不在面上，几次看简凡都没反应，不知道他在揣度什么，看着身边两人都悠然自得地吃着，她也轻咬慢咽地吃上了。

三个吃面的各有心思，两个卖面的也心思不同。老三贼眼溜溜地看着，没准心里在胡思乱想；而简凡站在凉菜柜旁，侧着头却不知道这事又该怎么办。秦高峰却没有什么反应，仿佛就为吃碗面来了，吸吸溜溜地吃完，一饮而尽杯里的啤酒，喊道：“老板，味道不错，把你们的厨子叫过来。”

黄天野颀笑着哎了声，回头却教训伙计般一挥手：“过来！”

这假迷三道的架势不无在美女面前显摆的意思，梁舞云哧地笑了声，差点把嘴里吃的吐出来。看这架势，即便在这个小摊上，简凡还不是当家的，属于被压迫阶层。

简凡悻悻站过来，嗫嚅地道：“队长……我……”

一听叫队长，黄天野愣了，瞪大了眼看着站起来伟岸壮观的男人，有点心虚，跟着心里一凜，这可麻烦了。知道简凡最怕碰到单位人，见天偷偷摸摸的，不过还是碰到了。这要碰到，不会搅了哥们儿的生意吧！黄天野紧张地看着两人，看秦高峰长得还真像一座高峰，这话全卡喉咙里了。

不过好似没有那么严重，就见这位队长笑着起身，拍拍简凡的肩膀，像是鼓励一般：“我路过，顺便尝尝，味道不错！靠你的本事挣钱，有什么不好意思的？我想挣还挣不着呢！对了，这顿你请客啊，我可没带钱。”

“哎，没问题。”简凡一听，这话里没有责备和不悦，乐了。

黄天野一看旁边的俩美女，也跟着凑热闹：“对对，应该的应该的，算我请。”

“呵呵，好，你们年轻人聊吧。早点收摊，明天上班可能还有事。”秦高峰说道，笑着摆摆手，打着招呼离开了。

简凡送了队长几步，直送队长驾车离开，待回过头来，瞪着杨红杏和梁舞云二人。梁舞云讪讪一笑，脸埋进碗里：“别看我，我路过。”

杨红杏一见简凡眼光射过来，也侧过头，笑着说：“我也路过。”

两人吃吃地笑着，简凡还没说话，偏偏老三怕搭讪不成的样子凑热闹：“哟，两位美女，都是路过打酱油的？嘿嘿，这么巧？怎么没听锅哥说起过你们呀？敢问二位姑娘芳名？哎哟，您不说我都知道。”

“是吗？那你说我叫什么？”杨红杏一听，怔了。

“姓美。”

“什么？谁姓梅？”

“你们俩呀！都姓美名女，连起来不是美女吗？难道我说错了吗？”

一句出口，逗得梁舞云和杨红杏咯咯又笑，黄天野殷勤地倒着水，敢情

还准备开侃了。简凡知道这小子泡妞开场白常用这等伎俩，不耐烦地把他挤过一边：“去去，一边去，什么时候也少不了你。”

“嗨，怎么说话呢？这俩美女都没赶我，你倒赶上我了。”黄天野不高兴地说道。

简凡指着两人说道：“想认识是吧？给你介绍介绍，她叫梁舞云，她叫杨红杏，俩都是刑警，怎么，你也想调侃调侃，套套近乎？”

一听这话，黄天野惊喜之中多少有点失望，不敢造次了，谦恭地笑着自我介绍：“哟哟哟，传说中的警花呀，小的黄天野，跟简凡是大学同学。怪不得简凡死皮赖脸要当警察，有这么俩漂亮的警花同事，要我，赶我也不走！哎，对了，两位警花妹妹，吃饱了吗，要不我再给您二位下点？”

这家伙脸皮不是一般的厚，看得简凡牙疼。好容易赶走了老三，杨红杏和梁舞云笑得却早吃不下去了，这一位好像嘴皮子比简凡更甚，净会逗乐子。

三个人随便说着，简凡倒也高兴，眼看时间不早了，几个人帮着黄天野收拾摊点，桌椅凳子折叠房子架上车，老三笑着招手先行一步走了，眼光里不无羡慕简凡的成分。

梁舞云和杨红杏还是笑着讨论这黄天野，剩下三人了，简凡悻悻地看着这两位道：“喂，你们俩一个在滨河路，一个在理工大小区，和这儿是三个方向，怎么着就同时路过这儿了？纯属意外是不？”

“哎，简凡，干吗问那么明白，我们都没问你怎么着就沦落到街头卖艺的地步了。哈哈，走吧，送送两位美女。”梁舞云嘻嘻哈哈地说着，挽着杨红杏。简凡摇摇头跟到了后面。

三人上了车，杨红杏驾着车刚起步，梁舞云回过头来：“喂，简凡，这是干吗呢？把自己逼成这样，没钱你吭声呀，我们又不是不帮你。”

“好好，这问题已经解决了啊，我要过不去，肯定找你帮忙，可现在不是没事吗？”

“你这人，真不把别人当朋友。”梁舞云悻悻道。

“谁说的，我没把你当女人，但绝对把你当朋友了。”简凡讶色道。

一句话把杨红杏也逗笑了，梁舞云笑笑，却不再劝，直埋怨简凡有事不吭声。简凡好言劝慰了几番。不一会儿到了滨河小区，梁舞云先下车回家了，回头剩下的两人，简凡一看方向又是讶声一句：“喂喂，一队不是这个方向啊。”

“拜托，有点绅士风度好不好？让女士送你回家呀？先回我家，车你开走。”杨红杏学着简凡的口气揶揄着说道，简凡连番被两个女人数落，悻悻

无言了。

如果心有戚戚的话，男女之间有些话反而不好说了。像简凡和梁舞云，可以胡诌八扯开玩笑，不过和杨红杏一独处，反而觉得有口无言。不但简凡如此，杨红杏也一样，从滨河路一直到理工大小区，两人几乎没说什么话。

车灯缓缓地照着路面，行人已稀，夜色如此阑珊，却独独感觉不到像集训队时那种心照不宣的暧昧，唯有一种说不出的尴尬在两人之间。因为不管说刚刚发生的事，还是说不久以前的事，都让人有点尴尬。两人都没说话，或许，是想说，却都不知道该说什么。看来没有梁舞云这个灯泡实在不好，两人之间比吹灯拔蜡了还要黑。

不一会儿到了小区，这个地方简凡年前挨门挨户送福利的时候来过，知道杨红杏住的地方，唯一没法理解的是局长这位千金，为何还住着这里的老式小区。

停到了小区楼下，杨红杏没有熄火，也没下车，想了半天才说道：“我家在二单元四楼402。”

“去过，我给你家扛过面和油，住那么高，累死我了。”简凡应了句。

杨红杏笑了笑，回过头来道：“我晚上和队长去，其实很想跟你说一句话……”

“别，”简凡打断了她，“免开尊口，我从小就是从挫折阴影中走出来的，一般情况下都是我劝别人，你别劝我。”

“你知道我要说什么？”杨红杏怪怪地问。

“还不是劝我忘掉过去、珍惜现在、奔向未来。就跟谢阿姨一样，啊，男人要有事业啊！要不就跟史静媛一样，啊，集体这个大家就是你的家！要不就是……”简凡绘声绘色地学着谢法医、史静媛她们。

不料杨红杏咧着嘴咦了声，否定道：“恭喜你，答错了。某些人老说别人，其实他自己也是揣着糊涂装明白，就你这样还用劝吗？过去、现在和未来，还不都一个样子。”

简凡乐了：“哟，你越来越了解我了，那我可得听听了。”

“嗯……其实我想说呢，你这个人，毛病挺多，可优点也不少；说话虽然损点，可有时候还真是一针见血；做事有时候又精又鬼，可心眼不坏；虽然你比较花心，可我觉得，你也不是个滥情的人。嗯，还有……”杨红杏捂着所想说道。

简凡又打断了她：“喂喂，你别和我说话一样，找不着重点，直接说结论。”

“结论就是，会有女孩子喜欢你的，放弃了一棵树，说不定就得到了一片森林；放弃了一朵鲜花，没准就拥有了整个春天。”杨红杏说着，脸无意识地背向了简凡，拿起了包，嗒地开了车门下车，又补充了句，“好了，我说完了，你自己归队吧。”

“哎，红杏，”简凡也下了车，觑着脸笑问道，“你不会在暗示你就是春天吧？”

杨红杏已经开了楼门，笑着回头，车灯下腮边飞红，开玩笑一般说道：“那就看你的喽。”

此话说得是戏谑之极、揶揄之极甚至暧昧之极，这口气偏偏让简凡想起了自己曾经调戏美女们的口气。一言既出，杨红杏飞快地上了楼，步声渐杳。简凡把这句话前前后后想了几遍，怔了许久，才悻悻坐回车里，心里却泛起个念头，丫的，这不是让我画饼解饿、望梅止渴吗？我哪有那本事？

只当是开了个玩笑，驾着车往回返，一路想着今晚的经历。不过即便再怎么想，也感受得到来自队长、梁舞云、杨红杏的关切，心里觉得暖洋洋的，心情像一叶扁舟，掉到波谷再慢慢地爬升，渐渐地走向平稳……

这一夜做了个好梦，一个粉色的梦，仿佛又梦见了儿时的一群玩伴正成群结队地奔跑在乌龙县一中的操场上，抬着自己，新娘被遮着衣服当盖头，却不知道是谁，耳边掠过的是久违了的歌儿：大花轿，抬花轿；新郎官儿把扇摇，新娘扭扭不上轿；哟哟哟哟，大花轿呀抬花轿，花轿抬到半山腰呀，想个办法真正好。一二三，向上抛；一二三，向上抛……

扑通一声，像被伙伴们从花轿里扔出来，一睁眼天已大亮，自己光着屁股摔到了地上。再一看，妈的，落枕了。